



清名家词传



沈生色 著

人生若只如初见

清代词人的情感故事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沈尘色 著

人生若只如初见

清代词人的情感故事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若只如初见：清代词人的情感故事 / 沈尘色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3
(清名家词传)
ISBN 978-7-5684-0520-1

I. ①人… II. ①沈…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5123 号

人生若只如初见：清代词人的情感故事

Rensheng Ruo Zhi Ru Chujian; Qingdai Ciren de Qinggan Gushi

著 者/沈尘色

责任编辑/汪亚洲 董国军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66 千字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520-1

定 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序



予少时读词，好先读小传，纵寥寥数字，亦觉兴味，尝牢记字号，与同侪嬉戏，曰，某某字若何，号若何，尝任何官职，有何事迹。至于某词某句，更好做追究，欲识其因何事何人而作也。彼事何事，彼人何人，其趣有过于词者。

后读《本事词》，更觉其趣，置诸案头，随手翻阅，一则两则，俱是欢喜。有不解者，则以他书佐证，更与别集对照。偶有所得，恍然焉，自得焉，但道所谓学问不过如此，孰谓非学者不能为之？其沾沾自喜者如此。然终有憾焉。何者？一则两则，零碎不成章，或可知彼事何事，终难识彼人何人也。且予好清词，而此书上起于唐，下讫于元，不及于明，更莫论清，予欲知者而终不可得。

又数年，得《清词纪事会评》《近代词纪事会评》，遂又置诸案头矣，好随时翻阅。此二书者，所辑资料甚多，读之往往可识一人之生平。先是，钱仲联氏《清八大家词集》独不选鹿潭，曰：“蒋词艺术性虽较高，但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故不予选入。”言之不详。而《清名家词》中，则有述谭献语，曰：“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老杜。”终竟如何，亦言之不详。而予于此终得知鹿潭故

事，推究当日鹿潭蛰居溱潼，与婉君贫贱夫妻终有龃龉，虽人之常情，不亦悲夫？鹿潭词集曰《水云楼词》，然则水云楼乃溱潼古寿圣寺大雄宝殿后之藏经楼耳，与鹿潭何尝相干。或曰，鹿潭曾寓居于此。然则昔人寓居于寺院者亦多矣，何鹿潭独以名词？鹿潭曾有《满庭芳》词序曰：“秋水时至，海陵诸村落辄成湖荡。小舟来去，竟日在芦花中，余居此既久，亦忘岑寂。乡人偶至，话及兵革，咏‘我亦有家归未得’之句，不觉怅然。”无家之人，而词集以水云楼名之，以后世一流行歌名言之，不过“我想有个家”耳。每念及此，想象当日，予亦怆然，遂综合前人记述，得《水云楼的梦》一篇，以志鹿潭生平，识前人之词境、词心也。惟鹿潭临终冤词已佚，予拟作一首，置诸小说，加以说明；或有以为乃鹿潭所作，加以流播，非予之罪也。后又得《静志居情话》一篇，述金风亭长情事，所依据者，俱得之于《清词纪事会评》也。而后不作小说十余年。

去岁，老友董君国军忽提及当日小说，以为可以复作，而予十余年来，亦算读书，知若许词人故事，或与常识不同，遂允诺。而后，查资料，读别集，有记述不同者，冒昧甄别，而后更复知读其词当先知其人也。何者？某词某句，不知其人其事，未必知此词此句之真意也。词有本事，原应知之。朱庸斋先生于《分春馆词话》中论及贺铸，曰：“其词风格多样，非论世知人，熟稔其生平及作品，不能定论。”岂独贺铸，古今词人，概莫如是。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亦此之谓也。而后得五十篇，述清五十词人故事，分五册依次出版，可为丛书，董君名之曰“清名家词传”，而予以为或可谓“词人小说”。小说云云，终当允许虚构，七分实三分虚也。予也不敏，终非学者，或有不可查证者，读者不肯认可予之所得者，予或可以此为借口，逃之遁之，不必争论。

予友李君旭东，因效前贤，词咏词人，系于篇首，亦示后世小子终不肯让前贤独步也。是为序。通州沈尘色。庚子端午日。



目录



序....001

龚鼎孳

今生誓作当门柳,睡软妆台左右.....001

陈维崧

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025

朱彝尊

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055

顾贞观

绝塞生还吴季子.....073

纳兰性德

人生若只如初见.....117

厉鹗

疑在小楼前后,不知何处迷藏.....143

汤贻汾

不怕满身风露,一弦一点清秋.....163

项鸿祚

剩得一枝梧叶,能禁几日秋风.....181

蒋春霖

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203

梁鼎芬

郎爱合欢花,侬爱苦辛草.....239

龚鼎孳



今生誓作当门柳，
睡软妆台左右

临江仙

杨柳高楼去处，少年队里笙歌。
南枝北马意如何。西风无限恨，吹不散烟罗。

细草羞分三叶，光轮弹指中过。绿
牕红烬夕阳多。千秋山色在，相与
顾横波。

李旭东



一

这一个绝美的女子，如今，已经憔悴如斯。

她曾经的青鬓，早已花白；她曾经的红颜，早已苍老；她曾经的明眸，早已黯淡无光。她曾经的纤纤玉指，已似鸡爪；她曾经的婀娜腰肢，已臃肿不堪。

她的身边，还有一个竹木雕成的孩童，因为长久的摩挲，变得油亮。

“孝升，”这一个曾经如此美丽的女子，躺在病榻之上，淡淡地笑着，那苍白的脸上，竟浮现出一丝病态的红，“你后悔了么？”

那一个同样老去的男子，含着笑，轻轻地，轻轻地，坐在床头，坐在她的身边，就如同以往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轻轻地，轻轻地，抓着她的手，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掌心，放在自己的心上。

“后悔什么？”那一个背脊都有些佝偻的男子含笑问道。

“后悔当年，”这一个女子吃力地笑道，“后悔当年，没有殉国，自毁名节。”

男子也笑了。

“不后悔。”男子低低地道，“我这一世，最不后悔的，就是有了你。有了你，才有这一世的幸福。为了这一世的幸福，我宁愿毁却一世的声名。”

女子微微地笑着，吃力地睁着双眼，瞧着这个日益老去的男子。她的呼吸渐渐急促，轻而急促。

“让我，让我看看你的脸，近一些，让我看得清楚些。”女子低低地呻吟着，低低地，说道，“其实，你也已经老了……可是，我多想……一直看下去啊……”

女子的眼角，滚出一滴浑浊的泪。

康熙三年（1664）冬，顾横波卒于北京铁狮子胡同。

二

风络霞绒，莲铺金索，横桥檀雾吹暖。玉奁半懒春妆，一笑上





楼人浅。朱衾画幔。紧围定、梦憨心软。自题名、年少多情，不及杏梁朝燕。

云母阁、主司青眼。团扇第、书生亲面。醉扶璧月飞琼，锁合柳乌小苑。珊瑚联枕，楚雨径、神峰如线。爱紫兰、报放双头，恰好阮郎初见。

——龚鼎孳《东风第一枝·楼晤用史邦卿韵》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那还是在从前的时候。

那一年，龚鼎孳二十岁，刚刚考取进士，外放到薪水做县令。

那一年，北上经过金陵，登上眉楼，遇见这个比他小四岁的名叫顾眉的女子。

从此，一生一世，为这个女子而活，即使身败名裂，决不后悔。

是的，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伴随这个女子，才能保护这个女子，才能逗她笑，不让她哭，才能让她幸福，才能让他一生一世都决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是的，要活着！在她活着的时候，我就必须活着，活着照顾她，安慰她。在她死前，我决不敢死。

是的，只有活着，才能让她拥有活着的幸福啊！

那些逼迫心爱的女子去殉什么节的，真的是英雄么？如果是，那么，我不要做这样的英雄。

我只是一个凡人，一个平凡得只想与一个女子共同拥有这一世的幸福。此外，与我何干？

我只想和我心爱的女子，共同活过这一世而已……

起初，龚鼎孳并没有想到去眉楼，龚鼎孳只是想与复社四公子一见而已。复社四公子名满天下，年轻的龚鼎孳未必没有寻来一较短长之意。论功名，论文章，论诗词，龚鼎孳以为自己不亚于人，即使对方是复社四公子。

“原来，他们到眉楼去了。”龚鼎孳微微地笑着，嘴角颇有几分自得。无论是谁，二十岁得中进士，都是值得自得的事；更不用说龚鼎孳在家乡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

“却不知眉楼是何等所在，竟让四公子齐聚于斯？”龚鼎孳还是忍不住这样想道。





十里秦淮，可谓是众香国所在，争奇斗艳者多矣，便是名妓，也绝不在少数。四公子齐聚眉楼，必然有其因由。

龚鼎孳决定到眉楼去看看，去看一看那可谓是颠倒众生的眉楼主人到底是怎样的女子。

龚鼎孳人还未到，便远远地听得眉楼之中传来悠悠的南曲之声。

空影落纤娥。动春蕉，散绮罗。春心只在眉间锁。春山翠拖。春烟淡和。相看四目谁轻可！恁横波。来回顾影不住的眼儿睺。

——明·汤显祖《牡丹亭·玩真·黄莺儿》

曲子低回婉转，如丝如线，尤其是到“恁横波”三字，饶是人未见，却也仿佛看到一个绝美女子活泼泼的眼神一般。

这是《牡丹亭》里的一支曲子。一般说来，唱《牡丹亭》的话，都是唱《惊梦》一折，“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早已脍炙人口，传遍大江南北，正不知多少痴儿怨女，为之洒泪，为之哀怨。

却不料这眉楼之中，竟传出了这支《黄莺儿》。然而，在对“良辰美景”耳熟能详之时，忽听得这支“恁横波”，正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就像久看一个绝美的女子，直看到不复感觉美的时候，眼前忽然出现一个清新脱俗的少女一般。

此际的龚鼎孳自然不会想到，这世间竟然还有一个他怎么看都不会厌倦的女子……

“好！”眉楼之中，传来一连串的喝彩声。那喝彩声，使得月光灯影下的秦淮河泛起阵阵涟漪，一圈圈地，漾向四方。

龚鼎孳举步直向眉楼，走到门前，却被两个皂衣小厮给拦住。

“公子止步。”身量高些的那个皂衣小厮说道。

龚鼎孳奇道：“这是何意？”

“眉楼只招待名士。”高个子的小厮冷冰冰地道。

“名士？”龚鼎孳一愣。

“不错，”那小厮很认真地说道，“只有天下名士，方能进入眉楼。”那小厮上下打量着龚鼎孳，怎么看也没觉着这徒步而来的年轻人会是什么名士。名士疏狂，大多是三五成群而来，或乘轿，或骑马，身后更有奴仆跟随，前呼后拥，不一而足。即便是贫者，却也





是昂首挺胸，不可一世，方见名士风范。哪有眼前这年轻人一样，就像黄昏散步似的，随随便便地，就走了过来？而且，从穿戴上看，也是循规蹈矩的，一点不见不拘一格之名士气派。

龚鼎孳不怒反笑：“何谓名士？”

那两个小厮愣了一下，道：“自然是有名之人方为名士。”其实，他们也说不上到底何谓名士。因为到眉楼来的，几乎都是一个带着一个，互相作揖，互相恭维，道：“方兄。”“啊，侯兄。”“这不是冒兄？”“原来是陈兄。”“陈兄大作，文采风雅，当今一流。”“冒兄雅吟，横绝古今。”“侯兄年少风流，昔日王子安亦不如也。”“方兄大才，小弟佩服佩服。”……然后，自然便是吟诗作赋，填词著文，或书或画，或弹或唱。更重要的一点，这名士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一掷千金，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贫穷的名士，只是名士聚会时的点缀，不能没有，却绝不会多。就像一大盘白斩鸡之上，会撒那么一小撮茱萸一样。

龚鼎孳想了想，道：“今科进士，算不算得名士？”

“进士？今科进士？”那两个小厮又打量了一下龚鼎孳，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们自然是不信的，心道：有这样年轻的进士么？便是现在这眉楼里的名士，也没几个进士啊！便是四公子，好像也都不是进士吧？不要说进士了，连举人都没几个。像冒襄冒公子，都乡试落第两次了。方以智方公子，也才是举人。再说了，中了进士，就是官老爷，有官老爷长这样的么？有官老爷独自徒步而来的么？眼前这年轻人，居然说他是今科进士，实在可笑。

不过，这两个小厮到底也是有些见识、有些分寸的人，倒也没有将嘲笑放在脸上。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时候，眼中所见未必就是真实；即使不信，也不能得罪。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就是此意。

龚鼎孳点点头，道：“崇祯七年甲戌科。”其实，龚鼎孳应该是甲戌科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距离真正的进士，多少还有点距离。但即使是同进士，二十岁就能考中，也是极不寻常的事了。

那两个小厮见龚鼎孳说得很认真的样子，便有些拿不定主意。“公子，你有认识的人在里面么？”高个子的小厮迟疑一下，问道。一边问着，一边心中暗道：如果真是进士老爷，那就不会一个名士都不认得吧？

龚鼎孳眨眨眼，道：“复社四公子算不算？”



“这……”那小厮心说，复社四公子，谁不认识啊？问题是，也得那四位爷认得您才是啊，“要不，小的帮您同传一下？”

“拜托，就说合肥龚鼎孳来也。”龚鼎孳微微一笑。

三

晓窗染研注花名，淡扫胭脂玉案清。画黛练裙都不屑，绣帘开处一书生。（其一）

芳阁诗怀待酒酬，粉笺香艳殢残篝。随风珠玉难收拾，记得题花爱并头。（其二）

彩奁匀就百花香，碧玉纱橱挂锦囊。淡染春罗轻掠鬓，芙蓉人是内家妆。（其三）

未见先愁别恨深，那堪帆影度春阴。湖头细雨楼头笛，吹入孤衾梦里心。（其四）

——龚鼎孳《登楼曲》四首

进入眉楼，龚鼎孳面对满堂名士，高声叫道：“合肥龚鼎孳见过诸君。”

然后，他便见到，那绣帘之后，竟是一个书生打扮的女子，正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原来，那小厮进入眉楼之后，便告诉众名士，说是有一个今科进士合肥龚鼎孳来也。合肥龚鼎孳？方以智想了想，便笑道：“请他进来。”

众名士便问这龚鼎孳何许人也，方以智沉吟一下，便说了龚鼎孳的两则故事。其一，龚鼎孳年幼之时，其父送他参加童试，因考生过于拥挤，便将他架在脖颈之上，主考大人见之，问明情况，便笑道：“小学生将父作马。”龚鼎孳随口答道：“老大人望子成龙。”众人皆惊。其二，主考大人又见他好奇地东张西望，便以《孟子》中句“以左右望”为上联叫其对……

方以智讲到此处，便笑道：“诸位不妨也对上一对？”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众名士俱饱学，很快就都想起《孟子》中的这一段话来。“以左右望”，其实要对上也不算难；问题是，既然上联这四字是出自《孟子》，也就意味着下联四字也须是出自圣贤之书。这便有些难了。一时之间，各人苦思冥想，却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

“密之兄，你也别卖关子了，却不知这位龚进士如何对来？”众名士与看楼的小厮不同，小厮或许会疑心龚鼎孳的进士身份，众名士却不会。因为若果真假冒进士，相见之后，不可能不露出马脚。

方以智悠悠吟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中庸》里的一段话。

方以智还未念完，便有人脱口道：“与天地参。”

“以左右望；与天地参。”

若是一个孩童能够对出这样的对子来，当然是了不得了。如果说前一个故事还有牵强附会之处，那后一个故事，却足见此子可谓神童。如此神童，年纪轻轻，能中进士，应也不是什么难事。

众人正议论间，龚鼎孳已大步而入，高声道：“合肥龚鼎孳见过诸君。”

起初，顾眉真没在意什么合肥龚鼎孳。身在眉楼，阅人多矣，此亦名士，彼亦名士，此亦公子，彼亦公子，其实，若脱下衣裳来，与眉楼的小厮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比小厮们多些装腔作势罢了。

但方以智讲完那两则故事，顾眉忍不住有些好奇。一个小小孩童，如此捷才，总是会使人好奇的。至于故事的真假，顾眉并没有多想。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样的故事总不会是毫无来由的。

所以，当龚鼎孳大步而入的时候，顾眉忍不住轻轻掀开绣帘，想看一看，这昔日神童今日进士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这一眼，刚好与龚鼎孳四目相对。

此刻，他们还不知道，正是这一眼，将改变他们的一生。





四

嫣香院落莲钉扣。有结阵、都梁弹袖。浓丝丽玉春风守。团定蓉屏粉肉。

搓花瓣、作成清昼，度一刻、翻愁不又。今生誓作当门柳，睡软妆楼左右。

——龚鼎孳《杏花天》

手剪香兰簇鬓鸦，亭亭春瘦倚栏斜。寄声窗外玲珑玉，好护庭中并蒂花。

——龚鼎孳《江南忆》

龚鼎孳从未想过，自己竟会如此炽烈地爱上一个人。

他知道，这样的爱，很艰难。

他知道，秦淮河上，名士风流，却似波心云过，绝不会留下半丝痕迹。所有的山盟海誓，其实只在青楼之中，床榻之上，一旦出门，便会化作浮云消散。

然而，他更知道，他是他，他们是他们。

他是龚鼎孳，合肥龚鼎孳。

“我必娶你。”龚鼎孳对顾眉说道。

“呵呵。”

“相信我。”龚鼎孳紧握着那双纤细的小手，真诚地说道。

“呵呵。”

无论龚鼎孳说什么，顾眉都只是那么呵呵地笑着。

因为她不相信。

当日，名士陈子龙何尝不说要来娶柳如是？山盟海誓，结果，是将柳如是赶出家门。还有杜十娘，最终只落得个怒沉百宝箱。还有玉堂春……

风流名士，只是过客。而她们，这些青楼的女子，只是那些名士风流之后的轶事。

她们，只能是那些名士的点缀。

不过，顾眉并没有什么痛，也没有什么恨。





因为她知道，这就是她们这些青楼女子的命运。年轻时，不妨像花儿一样开放，无数的赏花人流连忘返；一旦春归，雨疏风骤，便花落成泥。

不要相信那些名士，不要相信那些名士的喝彩，不要相信那些名士的山盟海誓。很久以前，顾眉就这样对自己说。

她看不到希望，也不会抱有希望。因为，没有希望的绝望，才不至于使自己陷入痛苦。

人，总要学会放弃痛苦，要学会抹干眼泪，学会对任何一个人，虚伪地笑。

然而，当这个可能虚伪的男人离去的时候，怎么会那样地痛呢？

花飘零。帘前暮雨风声声。风声声。不知依恨，强要依听。

妆台独坐伤离情。愁容夜夜羞银灯。羞银灯。腰肢瘦损，影亦伶仃。

——顾眉《花深深·闺怨》

龚鼎孳终究不得不离开秦淮河。

临走时，龚鼎孳十分坚定地说道：“等我，我必娶你。你什么时候答应，我什么时候来迎娶。”

“呵呵。”

当龚鼎孳远去的时候，顾眉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晶莹的泪。他还会回来么？顾眉凄然地微笑，像雨中缓缓飘落的花。

五

惜花期。订花期。诉向花愁知未知。天怜两道眉。

望中疑。梦中疑。斗帐檀丝月午时。香泥塑蝶痴。

——龚鼎孳《长相思》

似多情。似无情。玉艳心情是怎生。春衫记不明。

长歌行。短歌行。多少柔肠撺掇成。流莺只一声。

——龚鼎孳《长相思》





无赖鹦哥，谁遣唤、花枝醒。阑干外、愁潮恨岭。一步妆台，受不起、加餐信。风静。深帘枕、回头小影。

有限天涯，载得了、垂杨病。销魂牒、权时拜领。说谎高唐，可好托、春衾性。难听。长叹与、清钲乍并。

——龚鼎孳《惜奴娇·离情用史邦卿韵》

一阕阕的新词，从龚鼎孳的笔端流出，汇成一部《白门柳》。

他知道，今生今世，他必娶那个女子。否则，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

然而，那一个绝美、聪慧的女子，为什么总是不肯答应？总是笑着，依偎在他的怀里，却不肯跟他走。

她没有拒绝，也决不答允。

她所做的，就是一个寻常青楼女子所做的。

而他，只是一个寻欢客。

若使无情，何以总是一副有情的模样？若使有情，何以对他无数次的誓言总是呵呵一笑？

“她不相信，不相信我。”龚鼎孳痛苦地想道，“她只是将我当作一个过客。”

龚鼎孳痛苦得有些发狂。

龚鼎孳走后，顾眉跟往日一样，迎来送往，跟那些名士们饮酒作乐。

这原本就是娼妓的生涯，即使她是秦淮名妓。

合肥龚鼎孳。呵呵。顾眉想，或许，这个男人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吧？就像泪。

娼妓不会流泪。

娼妓只会笑。

娼妓卖的只能是笑。

然而，那一段早已应该深藏的记忆，如何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泛起涟漪？为什么对那一个早已远去的男子，总是难以忘怀？每一天醒来，总是感觉到他身体的余温？

“不应如此的。”顾眉这样想道，“我不可能爱上他，就像他不可能爱上我一样。”

或者，即使相爱，也决不会有结局。





海天悠，问冰蟾何处涌？玉杵秋空。凭谁窃药把嫦娥奉？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

——汤显祖《牡丹亭·闹殇·集贤宾》

眉楼之中，顾眉咿咿呀呀地唱着，直唱得两眼晶莹，直唱得此心如裂。一时间，杳不知自己到底是秦淮河畔的顾眉顾横波，还是那《牡丹亭》里的杜丽娘。

“好！”名士余怀大声赞道，“果然是南曲第一！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肢轻亚。绝代之佳人。”

众名士自然也是纷纷叫好。

顾眉凄然一笑。

前些日子，有沧父某倚仗时任南京兵部侍郎的叔父的势，诬陷眉楼常客刘芳，牵累到顾眉，意欲将顾眉抓到公堂，将眉楼关闭。好在同是眉楼常客的名士余怀、陈则梁等人出力，方才摆平此事。

然而，此事过后，顾眉越发明白了身为一青楼女子的无奈与哀伤。

笑在脸上，哀在心头。或许，这就是娼妓的悲哀吧。

陈则梁道：“横波，还是找个人嫁了吧。”

“呵呵。”

陈则梁无奈苦笑。陈则梁知道，自己即使深爱着眼前的这个女子，也是绝对无法将她娶回家的。不要说是娶作妻子，便是娶作小妾，也不可能。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是绝无可能让一个娼妓进门的。

即使这个娼妓多才多艺，能书会画，能诗词，能琴棋。

“横波！”

“呵呵。”

顾眉轻轻地笑着。只是，她轻轻笑着的时候，脸上多出几分抹不掉的哀伤。

“还是找个人嫁了吧。”

那么，嫁给谁？

又能嫁给谁？

顾眉的心头，忽就想起那个说“我必娶你”的人来。

